

## 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天史 第九卷 朋黨六案

一、漢儒盛名致禍 後漢桓帝時，黃瓊為太尉，辟名士范滂等□餘人。天下想其丰采。瓊卒，四方名士會葬者七千餘人。太原郭泰，博學善談論，為河南尹李膺所器，游洛陽歸，諸儒送至河上，車數千輛。膺惟與泰同舟而濟，人望之若登仙焉。初帝為蠡吾侯，嘗師甘陵周福。及即位，擢福尚書。時同郡房植，亦有名當朝。鄉人為之謠曰：「天下規矩房伯武。」因師獲印周仲進。二家賓客，以名相競，遂成甘陵南北之黨。汝南太守宗資，以范滂為功曹，南陽太守成，以岑為功曹，皆使之各立崖岸，肅清朝府。滂尤剛勁，疾惡如仇。由是二郡為之謠曰：「汝南太守范孟博，南陽宗資主畫諾。南陽太守岑公孝，弘農成但坐嘯。」太學諸生三萬餘人，郭泰、賈彪為之冠，與李膺、陳蕃更相褒重。學中語云：「天下模範李元禮，不畏強御陳仲舉。」於是，中外承風，競以臧否相尚。公卿以下，莫不倒屣，畏其譏彈。時宦官用事，成捕之急，遂為所訟。帝大怒，乃殺成於獄中。岑逃免。時有河內張伐者，善風角推占，當赦教子殺人。李膺收捕，逢有竟案殺之。宦官疾膺，教成於獄中訟之。太學游士共為部黨人，佈告天下。遂下膺等於獄及杜密、陳實、范滂之徒二百餘人。或逃遁不獲，則懸金購募。賈彪西行說竇武、霍■訟之，帝意稍解，赦之，禁錮不復用。范滂歸洛陽，士大夫迎之者車數千輛。滂曰：「是重吾禍也。」遂遁去。靈帝時，陳蕃、竇武誅宦者，事泄，為曹節所殺。至靈帝二年，復有鉤黨之禍。

論曰：龍戰於野，其血玄黑；君子知機，不患陰陽；窮變通達，進退存亡；彼其之子，以道為常。其智可及也，其愚不可及也。

### 二、東漢黨禍殺身

漢靈帝二年，初李膺等雖廢錮，天下士大夫高尚其道而污穢朝廷，更相標榜，為之稱號。以竇武、陳蕃、劉淑為「三君」。君者，言一世所宗也。李膺、荀昱、杜密、王暢、劉祐、魏朗、趙典、朱宴為「八俊」。俊者，言人之英也。郭泰、范滂、尹勛、巴肅、宗慈、夏馥、蔡衍、羊陟為「八顧」。顧者，言人能以德行引人者也。張儉、翟超、岑、范康、劉表、陳翔、孔昱、檀敷為「八及」。及者，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。度尚、張邈、王孝、劉儒、胡母班、秦周、蕃向、王章為「八廚」。廚者，言能以財救人。及陳、竇用事，復舉拔膺等。陳、竇誅，膺等復廢。宦官疾惡膺等，每下詔書，輒申黨人之禁。侯覽怒張儉尤甚，覽鄉人朱慈上書，告儉與同鄉二□四人別相署號，共為部黨，圖危社稷。詔刊章捕儉等。□月，曹節諷有司，奏諸鉤黨者。虞放、李膺、杜密、朱宴、荀昱、翟超、劉儒、范滂等，請下州郡考治。或謂李膺曰：「可去矣。」對曰：「事不辭難，罪不逃刑，臣之責也。吾年六□，死生有命，去將安之？」乃詣詔獄拷死。門生故吏，俱被禁錮。都郵吳導，受詔捕范滂，至徵羌，抱詔書，閉傳舍，伏牀而泣，一縣不知所為。滂聞之曰：「必為我也。」即自詣獄。縣令郭楫大驚，出解印綬，引與俱亡。滂曰：「滂死則禍塞，何敢以罪累君，又令老母流離乎？」其母就，與之訣曰：「汝今得與李、杜齊名，死亦何恨！」滂跪受教，再拜而辭。凡黨人死者百餘人，妻、子皆徙邊。天下豪傑及儒學有行義者，宦官一切指為黨人。有怨除者，因相陷害。睚眦之忿，濫入黨中。或有未嘗交關，亦罹禍毒。其死徙廢禁者，又六七百人。初，中常侍張讓父死，歸葬潁川，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。讓恥之。陳獨弔焉。及誅黨人，讓以故，多所全有。

論曰：儒之為道，猶天地之與萬物也。任其勞不居其功，藏其用不顯其名。是以陰陽疑戰而元貞不受患焉。故龍德歸之潛，聖人歸之遁。玉以璞而藏輝，金以沙而匿彩。麟鳳龜龍，不游於破卵之郊，譚英芝蘭，不生於刺人之壑。非重道而吝其實也，氣所未合而急與之爭，隋珠彈雀，得少而失多耳。故知幾達物者，君子成物成身之權術也。東漢名儒，能砥礪廉隅，而無毀方瓦合之妙，當夜長日短之時，北陸乘權，萬物蕭索，起而與玄冥為敵，何異鸞鳴鳴梟之前，驢虞嘯狐狸之側，不磨牙吮血，不甘心焉。既不能默用挽回，而猶然三君八顧，種種標榜，祖送往來，車馬成都，殆有市心也乎？傲者，凶德也；黨者，敗道也。龍門未必入室，仙舟未必登岸。太學三萬，未必皆閔、孟、顏、曾也。而賓客嘈雜，群小沸，諸君子能無敗乎？方而不隅，圓而不，吾與林、宗、元、方有取焉。雖然，此《春秋》責備之道也。若夫敗名教為圓融，借模稜為捷徑，是又諸君子之罪人也。嗟夫！明哲保身，其唯中和之聖人歟？

### 三、牛李各以黨敗

唐穆宗長慶元年，翰林學士李德裕，李吉甫之子也。以中書舍人李宗閔對策譏切，其父恨之。各分明黨，互相傾軋。人有劾宗閔掌貢舉不公者，德裕助之，黜為遠州刺史。由是驍隙遂成。戶部侍郎牛僧孺素為上所厚，宗閔等引以為相，出李德裕為浙西觀察使，八年不遷。排擯德裕之等，為之一空。文宗太和五年，德裕為西川節度使，吐蕃將悉怛謀以維州來降，德裕具奏。上悅之。僧孺忌其功，以新與吐蕃約好，不宜納降失信，詔以城及悉怛謀悉歸之。吐蕃遂誅悉怛謀於境上。德裕與僧孺怨益深。上亦悔絕降非計，尤僧孺失策，出為淮南節度使。召李德裕還，為兵部尚書同平章事，而罷李宗閔。太和七年，李訓、鄭注皆恨德裕，復引宗閔以敵之。上遂相宗閔而罷德裕於興元。於是，兩家朋黨，互相擠援。上每歎曰：「去河北賊易，去朝中黨難。」及武宗即位，會昌元年，復召德裕同平章事，加太尉衛國公，貶牛僧孺為循州長史，流李宗閔於封州。德裕專權日久，頗復愛憎，中外惡之。武宗崩，宣帝即位，復罷李德裕為太子少保、分司，再貶崖州司戶而卒。盡反德裕之政，凡為所薦者，皆構陷之。自長慶元年曆五朝，而黨錮之禍不解，唐室亦壞而牛、李亦衰。

論曰：怨之毒，甚矣哉！一人之私，遂至盤據五朝而亡人之國。竟究身名不立，兩相平焉。觀此亦可衰其氣矣。

### 四、章惇黨錮元符名賢

宋哲宗紹聖元年，復以章惇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，引用蔡京、蔡卞、林希、曾布等，盡復王安石新法。以司馬光為黨首，流呂大方、劉摯、蘇轍、范純仁等於嶺南，貶韓維等三□人於遠州，禁錮其子孫，范祖禹、劉安世於化梅二州。■欲置之死地，嘗擢土豪為判官，使過梅州殺之。未三□里，嘔血而死，因而獲免。於是，元符名臣排斥殆盡。一日之中，佈滿海甸。哲宗崩，徽宗立，追復呂大方、劉摯等官，黜章惇於潭州。靖國六年，台諫論■迷國罔上，屠毒縉紳，乃復貶雷州司戶而卒。初，蘇轍為■謫於雷州，不許占官舍，遂徙民屋。又以為擅奪民居，使州追民究治，以餽券甚明乃止。至是，轍還惇至，問舍於民，民曰：「前蘇公來，為■所害，幾破我家，今不可得。」惇遂露處。是亦一快報云。

論曰：歷代黨錮之禍，其為害雖一，隨世代為升降。黨之中亦有分焉。如東漢黨禍，始於諸君子，八顧、八及互相標榜，違尊養時晦之道，故為閹宦所中，不□年而國亡。至唐牛、李之黨，起於對策私恨，彼此排擯，歷五朝而唐遂衰，已不及東漢諸儒以道自立者矣。然德裕、僧孺，猶稱唐室名臣，但城府未化耳。至宋元■間，則儼然群小盈廷，芟蘭樹艾。蜀洛諸儒，一網打盡，御書黨人之碑，遍布偽學之禁，始於安石，成於蔡京，較漢、唐更卑矣。倘徽宗能以黜章■之心，不為蠱惑，豈非大有為之主哉？倏然雲翳蔽空，煬灶借叢，反為諸奸下石焉。何前後兩截耶？如人元氣不調，五臟之中，必成壅塊。始而知痛，猶可療也。久則習為自然，散於百脈之間，而人遂以亡焉。嗚呼！宰相必曰鹽梅，將以善其調也。

### 五、嵇康高曠

晉嵇康，文辭壯麗，好言老莊，而尚奇任俠，與阮籍及兄子咸、山濤、向秀、王戎、劉伶相友善，號「竹林七賢」。皆崇尚虛無，輕蔑禮法，縱酒昏酣，遺落世事。當時士大夫皆以為賢，爭慕效之，謂之「放達」。鍾會聞康名造之。康箕踞而煬，不為之禮。會深銜之。山濤為吏部郎，舉康自代。康因言不堪流俗，而菲薄湯、武，司馬昭聞之，以為謗己。會因譖康言論放蕩，害時亂政，宜早除之。遂被殺。康嘗詣隱者孫登，登曰：「才子多識寡，難乎免於今之世矣。」故「竹林七賢」多無令終，以成晉室清談

之禍。  
『

論曰：《晉書》曰：夫學非常，則物靡不通。理有忘言，則在情斯遣。其進也，扶俗同坐，不拘名利；其退也，餐和履順，以保天真。若乃一其本源，體無為之用。分其華葉，開寓言之道，是以伯陽垂范，鳴謙置式。欲崇諸己，先下於人，猶大樂無聲而鶩鸞斯應者也。莊生放達其旨而弛辭無窮，棄彼榮華而俯輕爵位，懷其道術則顧蔑王公。舔痔兼車，鳴鳶吞腐，以茲自口，於焉玩物，殊異虛舟，有同攘臂。嵇、阮竹林之會，劉卑芳尊之友，馳騁莊門，排登李室。若夫儀天布憲，百官從軌，經禮之外，棄而不存，是以帝堯縱許由於埃之表，光武捨子陵於滌之瀨。松蘿低舉，用以優游；岩水澄華，茲焉賜隱；臣行厥志，主有嘉名。至於嵇康遺巨源之書，阮氏創先生之傳，軍諮散發，吏部盜樽，豈以世疾名流？茲焉自垢，臨煨皂而不回，登廣武而長歎，則嵇琴絕響，阮氣徒存。通其旁徑，必風俗，合以效官，居然屍素。軌躅之外，或有可觀者焉。咸能符契情靈，各敦終始，愴神交於晚笛，或相思而勸駕，然而無補於世道也。

#### 六、郭解以俠族

郭解，漢武時游俠也。短小精悍，陰賊成奸，以軀借人報仇，殺人甚眾。年長折節輕財好施，喜聲名，故遠近惡少皆宗之。其所睚眦，必為報之而無免者。及武帝徙豪強茂陵，吏籍解名，解不願，屬大將軍衛青言其貧。武帝曰：「解布衣，能使大將軍為之言，不貧。」卒徙解。送之者幾萬人，車數千輛。解兄子恃解勢殺人，因捕解。解亡，所過舍主人，匿不敢報，多自殺。其威人如此。軹有儒生於坐短解者，解客聞之，遂殺生，斷其舌。事下吏，解實不知，奏解無罪。丞相公孫弘曰：「解布衣，為任俠至於睚眦殺人，雖不知，其罪甚於知，當大逆無道。」遂族解。

論曰：今之號為俠者，恃勢凌物，武斷鄉曲，吾直以為穿窬之雄耳。即俠如郭解，亦僅得族，況為解所恥乎？當時劇孟朱家，亦皆重然諾。天下重之，而解好巧殺人，終不免族滅。故曰：好勇而不好學則亂。